



沙颍河支流—— 汾泉河、黑河流域的规划治理

1970年,汾泉河、黑河河道的排水能力还很低,旱涝灾害经常发生,为尽快实现毛主席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号召,根据中央淮河规划组的会议精神,1970年底,由周口、许昌、驻马店3地区和有关县的水利工作人员共同进行汾泉河、黑河的规划工作,编制了《汾泉河、黑河流域治理规划报告》(以下简称《规划报告》),以便报省转中央批准,尽快实施。

汾泉河、黑河为淮河流域沙颍河的两大支流,是我区的主要排水河道。汾泉河位于沙颍河以南,洪河以北,京广铁路以东,流域跨周口、许昌、驻马店(按照1970年的区域)3个地区的郟城、商水、周口、项城、沈丘、上蔡、平舆6县1镇,共有68个公社,耕地面积420万亩,人口216万人。黑河横

穿我区中部,为沙北地区的主要排水河道,源起太康附近,流经我区太康、淮阳、鹿邑、郸城4个县,28个公社,耕地面积193万亩,人口73万人。

解放以来,汾泉河、黑河流域的广大群众先后对河道进行整理,修建桥面,兴建机灌站等,使得干支流的排涝和抗旱能力有所提高,对减轻水旱灾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但是1970年时期,我区水利部门认为,干支流的排涝抗旱能力仍然很低,当时灌溉面积只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10%左右。加上历年来的水灾频繁,对农业生产威胁很大,造成我区农业生产低而不稳的局面,因此汾泉河、黑河流域的规划治理势在必行。

资料显示,当时水利部门工作人员对该流域居民进行访问,了解到汾泉河、黑河流域洪涝灾害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本干河道标准太低,排水系统及建筑物配套不全,汾泉河下游河道弯曲,严重阻水,所以每逢汛期就造成大面积的涝灾,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。针对这种情况,我区水利部门认为,汾泉河、黑河流域治理应采取开宽加深河槽,加大干支流河道排涝、排洪力度,并大力开展面上配套工程,使之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,大力发展灌溉,发动群众建设机电井,并修

建拦河闸,适当拦蓄、控制地下水等措施,争取在3年内达到每人有1亩水浇地,5年内达到每人1亩半水浇地,实现排、灌、路、林、机5配套,旱涝保收稳产。

在《规划报告》上显示,汾泉河干流治理地段自漯河公路至省界,长141公里;黑河干流治理地段自君赵至省界,长97公里。汾泉河11条主要支流和黑河的6条支流,是按照干流同标准进行配套治理的。对于汾泉河和黑河两流域治理也有了一系列的标准,除涝达到5年一遇,防洪达到20年一遇;控制冬春返盐季节地下水水位低于一般地面1.8~2.2米;对于拆除重建的生产桥一般为漫洪不漫涝,新建的交通桥、公路桥高于设计洪水水位,原桥可以利用的一律扩建利用等。

在河道设计方面,《规划报告》里都有详细规定,在哪里裁直、在哪里开挖都有详细的解说和规定。例如汾泉河干流在沈丘境内的七里湾、李湾、洪台庙3处是陡弯,阻水严重,必裁直。1970年的《规划报告》不仅对于河道设计方面有详尽的规划和介绍,对水文、汾泉河和黑河两流域建筑物、工程的实施和概算也进行了详尽的估算。

(晚报记者 王晨收集整理 周口市档案局提供资料)

1970年

★1月27日,成立地革党委的核心小组,张申明任组长。

★2月,根据中共中央指示,掀起一打三反(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,反对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)运动,运动中有扩大化和逼、供、信现象,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伤害。

★2~3月,引进珍珠矮水稻、新单1号玉米、豫杂12号高粱品种,单产均较原良种增产15%以上。1972~1973年大面积推广。

★7月10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到项城县孔营大队视察工作,就发展农业生产、大小队经济核算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、关心群众生活等问题作了指示。

★8月,引进丰产3号小麦品种,每亩增产56公斤。1975年推广面积80

万亩。

★8月,全区普及样板戏,各专业、业余表演团体,均排演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等戏。

★8月统计,1~8月份,全区发生农药中毒事件3330起,死亡247人。

★是年,建成漯河至淮阳110千伏输电线路,地区电网及各县市电厂陆续并网。

★地区在禹县兴建大刘山煤矿,总投资1300万元,1975年投产,因缺乏管理经验,造成严重亏损,1978年8月转交新丰矿务局管理。

★地区在淮阳县北关建成肉联厂,年产冻片猪肉5000吨。

周口大事记



周口纪事



毛泽东喜欢向美国人“秀”英语



1939年,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。(据新华社)

毛泽东早在17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

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是在晚年开始学英语的,但是,毛泽东接触英文实际上是很早的。美国学者罗斯·特里尔写的《毛泽东传》中提到,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,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——东山小学堂读书,那里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,教英语和音乐。所以,毛泽东最早是在17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。

从17岁开始接触英语一直到晚年,毛泽东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?周恩来的英语水平是公认的,他曾说过:“毛主席所知道的英语单词比我多得多呢。”周恩来这么说,倒不完全是恭维和客套。

毛泽东、周恩来有关英语的两则轶事

1966年10月1日,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大会上,由副统帅林彪发表讲话。讲话稿由陈伯达起草,内有“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”一词,但是当时的“第四号人物”陶铸(排在毛泽东、林彪、周恩来之后)看了讲话稿,觉得“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”用词太凶,容易扩大打击面,于是向毛泽东

建议加一个“对”字,变成“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”,毛泽东同意了。但是,舞文弄墨出身的张春桥认为“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”在语法上不通,念起来也拗口。听了张春桥的话,毛泽东就说:“以后就提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’。”

后来周恩来曾为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一词,向毛泽东提出异议。周恩来说:“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’这个提法合适吗?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、右倾,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,这样提合适吗?”这时候,毛泽东用英语作了回答,说原来用Counter-revolutionary Line(反革命路线),后来改成Anti-revolutionary Line(反对革命路线),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(反动路线)好。周恩来当下便说:“我懂了。”

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与英语有关的轶事还有一次。1974年12月23日,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,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。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时,指着在场的王洪文说,邓小平“Politics(政治)比他强”,确立了邓小平的地位,史称“长沙决策”。

毛泽东在“文革”以后虽没再学英语,但是却常常在接见外宾谈话中掺入几个英语单词。1975年4月18日,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抵达北京,毛泽东当天便在中南海会见了。两个老友见面寒暄,毛泽东居然说了一句英语:“Welcome(欢迎)!”并自我解嘲地说:“我发音不好,讲外国语。”当双方谈完了共同关心的国际大事,金日成起身告辞,毛泽东却要金日成“等一下”,然后出人意料地问:“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?Twosticks(两根棍子)。”

毛泽东与美国人会面喜欢“秀”英语

毛泽东与美国人会面的时候更喜欢“秀”一把英语。1970年12月18日凌晨,毛泽东身着睡衣,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,在中南海住处与美国记者斯诺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。吃早饭的时候,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使用了20个英文单词,其中毛泽东向斯诺介绍“文化大革命”,“我早让你来看中国的‘文化大革命’,看all-roundcivilwar(全面内战)。”有人评价,All-aroundcivilwar这个词用得地道,显示了毛泽东的英文词汇功底。

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半年之后,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,开始了中美建交和关系正常化的进程。1973年2月17日晚上11点半,毛泽东会见基辛格,王海容作为记录在座,翻译除了唐闻生以外,还有一位沈若云。毛泽东显然对这位翻译不大熟悉,谈话间他当着客人的面问周恩来:“这个中国人的英文能力很好。她是谁?”周恩来回答以后,毛泽东感慨地说:“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……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,如果他们老了以后,就无法翻译得像现在这么好了。”睿智的周恩来不失时机地进言:“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。”毛泽东当即首肯:“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(用手比了一下)出国,年龄不要太大。”(顺便说一句,就在毛泽东这次谈话后不久,1974年暮春,外交部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,派遣5名中小学生学习英语。这就是新中国政府派的第一批赴美求学的小留学生。在这5名少年留学生中,后来有两位颇具知名度:一个叫洪晃,是章含之的女儿,另一个叫章启月,是中国驻联合国政务参赞章曙的女儿。)

在随后的谈话中,毛泽东说:“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,我不在意这些传闻,它们

都是假的,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,但不懂文法。”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恭维的机会:“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。”对此,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:“是的,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——papertiger。”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:“纸老虎。对了,那是指我们。”宾主大笑。

1975年10月21日晚,毛泽东再度与基辛格会晤。在这次会谈中,基辛格说:“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。”毛泽东用英语回答:“Yes。”并写在纸上。基辛格马上恭维毛泽东:“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。”并请求毛泽东把这个纸条送给他,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。这张小小的纸条应该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惟一英文手迹,而且目前在美国人手中。

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呢?

第一个原因是有兴趣。其次是想换换脑筋。第三个原因:马克思。毛泽东曾说:“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,尽可能多学一点,不然,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?”这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幽默,否则毛泽东见了马克思说什么语言、谈什么话题呢?

最主要的一点则是挑战性。对于毛泽东而言,学习语言是一种自我挑战。1975年12月31日子夜,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。这两位美国年轻人注意到,他们面前的82岁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,“斗争”的话题却使他又“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”,“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,更渴望斗争”。毛泽东说:“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,Classstruggle!”“8亿人口,不斗行吗?”

Classstruggle(阶级斗争)这个英文单词,既反映了毛泽东的英文水平,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。

(摘编自《求是》、《党史博览》)



1960年10月,毛泽东、刘少奇同美国记者斯诺交谈。(据新华社)